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三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蔣　寬

謄録舉人臣周文彬

柳菴文後集卷三十六

明 王直 撰

題跋

題蔣氏譜後

右閬苑世系圖者乃廬陵太守蔣公之所自著也蔣氏世家陜右之鳳城元初有諱斌者授世襲百戶守保寧於是始為保寧人卜居閬苑城南玉鼎峯之麓元代革易蔣氏遂失其官然更以隱德重於時五傳而至公遂

以文學奮身歷典隴鄜杭三學入為户科給事中轉工科出為河南之羅山令以薦起為令官譽望隆重蔣氏之族加顯矣其祖宗積德之厚可知也夫世之以武入官者自謂干戈弧矢之能足以世其禄不知武之為德者何事故其子孫率不好學一旦失勢無學以植身遂為塗人或遂降為皂隷者盖多有之惟知武之德而能用心焉則有以善其身而裕後世雖世移事遷然其子孫不替而益顯若蔣氏者可以觀其德矣今公為郡守

又能寬大和裕以撫養其民民歸德也久矣若是者又足以封植蔣氏於悠遠也後之繼公者而益務德焉則蔣氏之盛豈有窮哉故書於末簡以告其後人

題雙崖先生挽詩後

雙崖先生以文學行誼著稱於金華鄉邑之人師尊之洪武中嘗舉至京師人謂先生且大用而先生竟以疾辭歸消搖於兩崖之間逐雲月之去來樂魚鳥之翔泳翛然自適也然未及乎中壽以卒此士大夫所以哀惜

之而形於言也夫天之降才於人固將以為世用夫既不為世用而又不永其年豈非其人之不幸哉哀而惜之固宜也予雖不識先生而與先生之子景暘為同年覯景暘之賢則先生之所修可知矣然世之如先生者不少也而多泯沒不傳豈非無賢子孫乎是以君子貴有後也景暘示予此卷為之三復而歎嗚呼先生可謂不沒矣因題其後而歸之使藏焉

題宋徽宗墨跡

蘭坡道人四字監察御史番禺趙純懷智之所寶也懷
智蓋宋宗室之裔謂其遠祖與勤自號蘭坡徽宗甞書
此四字賜之是以寶焉予觀上有問安餘暇端本圖書
豈徽宗甞為太子而書此歟與勤乃與闕之弟與闕當
韓侂胄用事時甞為開封尹則其弟凡去徽宗時稍遠
何壽之高如此也予甞見今慶壽寺有元太子阿裕錫
哩達喇所書三聖殿榜筆勢與此相似何魯君之聲似
此君也懷智蘭坡之後寶之宜矣予特愛其字畫清嫩

遒美有可喜者故題而歸之

題宸翰卷後

宸翰一卷百户謝庭循之所寶者也恭惟皇帝以聰明睿知之資於文章制作皆超出古人萬幾之暇親御翰墨以賜左右故庭循得而寶之然臣於此而知聖心之所存非特奎畫之美而已盖首言偶對有以見陛下仁民育物之意與天地同其大秋色蓮塘二首又有以見生成萬物各得其所之妙誠所謂堯舜氣象也墨竹二

幅蒼古無比竹之可貴者比其節也陛下以是賜庭循豈非欲其勉修臣節也歟然則庭循之心當何如哉既盡臣節以事上而傳之子孫百世寶之尚思報於無窮可也

題蘭亭帖後

右蘭亭叙帖晉王右軍書清潤勁健號為第一唐文皇帝最珍惜之後以葬昭陵唐末之亂温韜發昭陵凡書畫皆剔取其裝飾寶玉而棄之故魏晉名筆復散落人

閒宋太宗甞購求之獨蘭亭亡逸不存此本乃唐人所摹者骨肉相稱猶足以見右軍書法因是而想真蹟其妙可知也吾友樂象明藏此本而習之賢於俗書遠矣

恭題沈庶子竹菊圖後

皇帝以天縱之聖德隆化洽萬幾之暇時以翰墨自娛隨意揮洒各極其趣譬若化工之於萬物有自然生成之妙觀於此圖可見矣當時受賜者惟侍近三數人而臣粲與焉誠可謂榮矣臣謂竹與菊皆有至操君子於

此比德焉上之所賜非偶然也粲其益思自勵以稱上意斯善矣豈特一時之觀美而已哉臣與粲同僚庶幾古人以德相尚故題其說如此

題黄尚書訓子書

右教儀一通工部尚書東萊黄公以訓其子琮者也夫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賢然或不知所以為教則雖欲賢惡得而賢哉公有清德重望足以為訓此書自修身齊家待人接物以至飲食服用之微莫不詳具誠可

謂善教者矣公再往鎮交阯琮留南京及公歸朝廷琮來北京省侍二京皆萬方會同之地也衣冠禮樂之盛雖前代所無然人物衆多其可以蕩惑耳目而揺奪心志者亦有故貴游子弟能以禮法自持者不多見焉豈獨其才質使然哉實教之不豫也教之不豫而欲其不殆且辱焉可得邪琮恂恂恭讓舉動必由禮處乎兩京之間而未聞有闕失則公雖善教而琮亦可謂善承者矣然甞觀之昔之為子者於父之教其初亦能勉而承

之至於久而忽忘卒陷於不肖此其志之不立故也志之不立斯外物有以移之矣予欲琮堅持其志始終如一日凡公之教不但接於目而必存諸心朝夕由之不少忘復進而不已焉雖為大賢君子可幾矣琮以此卷求予言予欲勉琮之進於德也故題其後如此

題范啓東麥舟卷

范忠宣麥舟事蓋與其父文正之志同世謂其父子篤於義然予觀之文正嘗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忠宣亦曰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教由是推之則天下有一物失所者皆其憂也豈獨故人哉然其用不極而效不大顯於天下予嘗為當時憤之啟東以此卷求予題故為言如此使人知麥舟事蓋其小者耳然世之為鄙夫者視之其亦可以少寛也夫

題熊伯齊墓表後

右熊伯齊墓表一通予同官臨川王君撰謂伯齊介直不能與時俗俯仰縣令强為吏不樂竟逸去遨遊五湖

閒十餘年乃歸予於此有以知伯齊之賢於人矣當此時重吏仕往往至通顯其後風俗大變多爭為吏然其志業不復如前人大要假聲威逞詐力剥民以自奉而已其弊至於久而尤在也夫吏之所為如此豈介直違俗者之所能哉宜乎伯齊之不樂也葢嘗計之昔之為吏得遂其私者固多矣然能挾所有以終其身及子孫者不多也又何望其有立哉伯齊不為吏未嘗縱其賊人之心今有子宏毅讀書為善惓惓於顯其親未必非

天之所佑也宏毅謁予求言識其後故表而著之庶幾或有警云

題楊氏訓子詩後

右訓子詩一章今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先生作也先生以文學德誼顯於時其長子允寛亦能恭儉孝友以承其家予自始識時心已重之甞竊自嘆昔之大賢君子遭時奮身以取爵位成功名固有偉然自見者矣然求後嗣之賢足以世其家者不

多也今先生之子如此固德善有以致之亦其祖宗以來仁厚之澤之所積者深雖久而未艾也今年允寛省侍來京師葢不見者十六七年其言謹於禮其行謹於義凡與相接者莫不愛之葢既有美質而加之以文有足取重於人者而先生又為詩以訓慨念乎疇昔之日而反復乎禮義之言殆所謂琢而磨之切而磋之者歟夫質得於天者也才行之美成於人者也得於天而不成於人是曰棄其天得於天而人又成之是之謂全其

天允寛得於天者美矣而先生所以成之者又累累加意焉則允寛之為善人君子有不至於其極可乎予既得讀其詩故益願允寛勉之此予愛重之意也嗚呼世之妄子弟得於天者既未至而人又不知所以成之使迷溺於聲色勢利之中而莫之返視先生父子可以少愧矣

題春日宴桃李園詩

士大夫當太平之時而得遂宴遊之樂蓋難也宴遊而

得其地與其人尤難也太僕崔公有園在城南襍植桃李雖服官政而時清事簡得以從容於此園當春花盛開風日和煦乃與學士曾公八人者游而宴焉所謂有其時有其地有其人其樂盖盛矣宜其見於詩也初崔公甞與予言而欲予一遊屬有公事不暇往豈須臾之樂亦自有數而不可苟得邪憶予昔與曾公廿八人者居南京有文字之娛而無職事之擾凡城南勝地可以眺望嬉遊者暇日即載酒往焉覽山川之雄秀都邑之

鉅麗人物之繁華烟雲草樹之交映風帆沙鳥之往來上下恣其意之所欲即命酒隨之悠然而酌兀然而醉心有所適必形於詩往往留連至日夕而後返不知者以為仙也於今二十餘年其存而共處者不過十人然皆老矣少時意氣雖在而人事之不齊有足慨者如此遊是也士大夫固當務其大者遠者然一張一弛先王之道其何可少哉曾公既序其詩崔公又以求予言昔蘇子由為棲賢堂記東坡先生為書之謂以此與廬山

結緣他日入山庶幾不爲生客予於此亦云然而非所能必也

題晦菴先生三帖後

晦菴先生師表百世其言行之微皆無所苟况立言垂後如通鑑綱目與元臣故老之銘誌哉宜其尤慎重也觀此前二帖可知矣其中一帖問眷請委施於親戚之間而殷勤篤厚之意溢於言表前輩評先生書謂道義之氣葱葱鬱鬱散於文字間盖不必論其點畫之精也

彦澂其寳惜之

題流芳集後

流芳集者兵部郎中鄒孟爵所輯也孟爵仕於朝以才能著稱久矣一時士大夫多重之是以見於文字不少孟爵將以貽後之人故集録焉春坊大學士曾君既序之矣復以求予言予謂今之所以識前人者由文字以傳也豈獨國史哉一家之盛亦必有一代之文章後世子孫得以知其德業及其所與交游之賢而知自貴重

以不辱其先文之不可以已如此嘗及見夫衣冠閥閱之後能守先世之文章君子知其本源之盛而足以自振亦有勃然而興者其意氣非不盛矣然考其世而無以自見豈惟人不貴之卒亦不能自貴也夫豈虛言也哉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杞宋皆聖人之後文獻不足孔子嘆焉況於一家也哉孟爵之輯是編誠可謂智者也為其子孫者尚珍襲之而思趾美於無窮哉

書止齋記後

止齋先生以安貧樂義聞於鄉閭舊矣予自少時已聞先生之兄御史公清德偉行與先生相友愛甚篤而先生所以撫其姪賞而賞之所以事先生者皆有可稱道士大夫談之先生今年已七十言論溫溫不曲隨苟止此衆人之所望也予與先生有姻好蓋嘗辱教焉夫人之處己接物自內及外事雖不窮一當止於理故君子進德之功雖老而不倦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求箴儆

於國故謂之睿聖武公予於先生何能有及哉而愛慕先生則厚矣因覽是卷而云如此庶幾瞽史之道也

題先賢遺墨後

右中書舍人衛靖所藏先賢遺墨八首皆宋元以來名筆施之故舊朋友之間文章字畫各極其趣而殷勤篤厚之意溢於翰墨之外信乎其可貴也趙松雪去今不遠其德善有能知而興慕者不必深論也嘗聞張即之致仕時四川制置余晦以讒殺朗州太守王惟忠惟忠

告人曰我死必上訴於天凡七揮刃不殊其血逆流既又盡没其貲即之憐之使從孫士倩娶惟忠孤女而經紀其家又移書當路者為訟冤請還其首以禮葬之又請歸其田宅其急義如此去今二百餘年人少有能知者晉王羲之平生功名事業多可稱道而獨以能書蔽之今即之亦然因觀此帖為書其事使人知為士君子者不獨文章翰墨可貴也

題程中書所書梅花賦後

梅南方之物其在北者則為杏地氣使然也永樂二十一年予與太平知府徐侯同待選于北京歲暮大雪坐翰林朝集之舍因論南方景物相與頌梅之德而與其遐思徐侯乃為予寫此圖明年二月侯以郡人乞留歸太平予復職為侍讀乃裝褫此圖欲求諸公為題詩而皆縻於職務不暇也遂請中書舍人程南雲寫此賦於其上蓋誠齋先生之節行實與梅同其高潔而徐侯乃當時賢守南雲復以善書名于世此皆可愛慕者因題

于後以寄兒曹使知重也

題許氏家訓詩後

在元之時慎擇郡縣吏天台許君具瞻當治鄞為文贈之者余廷心先生也予讀之知具瞻文行政事足以得民心為之起敬起慕其後又讀劉伯温先生所為鄞尹許君遺愛碑於是益知其賢庶乎古之所謂循吏者因竊自嘆天下之郡邑多矣誠皆得如具瞻者治之民安有失所者哉苟民無有失所者則邦本之固雖萬世可

巽也予既敬慕其人尚慨想其世蓋如孔子之於子賤云者今年具瞻之從孫禮部員外郎敬軒持家訓詩一首屬予題蓋具瞻之尊府繼可先生賦以為訓者廣大者具瞻名也詩之所云修己治人之道皆本乎聖賢之教於是而知具瞻之所以賢而益信孔子之說未幾朝廷擇賢守大臣多舉敬軒由是有汀州之命嗟夫敬軒將何所取法哉書之所載不可勝窮也繼可先生之訓鑿鑿乎要切之言具瞻既用之矣敬軒慎守而力行之

其治行誠有以繼其瞻則無忝乎家訓後之頌遺愛者將無若伯温者乎敬軒在禮部以端厚勤慎得名而惓惓於先訓如此予知其必有立也故題其後而勉之

題袁彦章布衣歌後

君子之觀人也觀其志志於自修而不移於貧賤則其有為可知矣王子墊問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是故飽乎仁義者則膏粱文繡不足動其心果何為而不可哉至於時之遇不遇其道之行

與否則有命焉予觀四明袁彦章先生布衣歌而知其為有志者矣先生元人有宏才奥學而未用故作此歌以見志其後累為教官被薦為翰林撿閱命既下而卒雖其道終不行而志則可見使其得用功名事業豈少哉世好以成敗論人而不原其志則過矣先生之孫尚寶少卿忠徹録以示子孫使知慕而勉焉其用心賢矣哉凡覩此者其亦可以興起矣

題甘氏祠堂記後

祠堂之制非古也葢古者家必有廟後世廟非賜不得立宗之大儒乃為祠堂於是孝子慈孫始得以禮祀其先制雖非古而追遠之志行焉則古之道也然而人知善其居室者多矣至於祠堂則有所未暇往往惟祭於寢庶人祭於寢可也為士者舍祠堂之制而亦祭於寢非厚於己而薄於祖考者乎其亦非禮祀也乎豐城甘氏故宦族自宋司空至今孟進若干世其間為郡縣職風紀典學校者相望葢有卿大夫之貴豈獨士哉孟進

孝祀其祖考𤍠念廟制不得立乃作祠堂於其居之東歲時享祀一依朱子所定益進誠好古秉禮之士哉其子英為進士在京師既求臨川王先生為之記復求予一言予嘉其意乃書予之所感者于後而歸之必有聞予言而興起者

題汪貴和墓表後

右贈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汪貴和墓表一通國子祭酒胡先生撰貴和黟人素以惇德樂義見重於鄉雖

未及仕然以子貴而卒享其榮天之報善人何其不爽如此然予觀之汪氏之盛其所由來遠矣當隋之亂世華保據六州以歸唐太宗命為六州刺史封越國公當是時輔公祐杜伏威李子通輩皆雄據一方不度德量力以圖存卒至糜爛其民而後已則六州之人所以保其父母妻子之樂而無流離殺戮之慘者世華之德也其後之昌大宜哉宋時有諱勃者為樞密使追贈三代至師傅此又一盛也今貴和之子景明為御史有賢譽

其進於福禄榮名蓋未艾安知貴和之顯揚光大有不若宗之盛哉江河之源深廣而無窮故其流奔放肆大而亦無窮予於汪氏驗之也景明與予同年舉進士又同仕於朝示予此本故題其後以致願望之意云

題邊母傳後

右邊孺人傳翰林侍講陳敬宗作也稱孺人孝敬慈惠足為閫範是固難矣予特愛其一事有可表者洪武中縣迫其夫為吏夫為吏者可以馳騁於當時而舞文弄

法以徼利盖民之蠹也里舍子多爭為之雖其妻孥亦自以為得志而孺人獨勸其夫匿而免恬然不以勢利為意此偉男子之事而孺人能之其卓識可尚也今有子四人安知不受為善之報哉孺人女夫尚寶少卿袁忠徹持以求予言予故表而出之

題玉澗枯木畫後

玉澗本婺人曹氏子為上竺寺僧名若芬字仲石寫雲山以寓意當時求之者甚衆其後歸老故山依澗作亭

扁曰玉澗因以為號此幅蓋其戲作筆勢縱逸意氣豪放雖枯朽之餘而生意存焉觀者當以九方臯相馬法視之也

題蔣氏誥詞後

恭靖蔣公昔為大醫院判事仁宗皇帝於東宮甚見禮遇蓋以其忠謹不但醫也及上即位而公已捐館於是贈官賜謚且以舊所居職命其子主善始終之恩至矣今上在位以主善貴贈其母而俾從公之秩亦公之德

善有以致之永樂中直省執筆侍仁宗左右見公之言行誠所謂君子也主善亦甚似公公之德有繼矣今觀前後制詞與諭祭公之文而思上之仁與公之德敬題其後使人知公之能得此者有以也

題龎生所藏山谷書後

宋書稱蘇黄米蔡然前輩君子乃謂蔡書猶有前代意至坡谷遂風靡魏晉之法殆盡米氏父子書盛行舉世學其奇恠流弊至於即之極矣此言雖為正論要之學

書雖不可違古法然學者人人殊亦豈能盡如古工夫精到必有可觀辟之用人各取所長而用之亦可為成人矣此在學者懸悟耳涪翁此書若不經意然勁直清潤足可賞翫況其孝友固百世之士也尤學者所當法書既能精而行尤高乃為可貴不可以善書為足也龎生彥珙喜學書得此而寶之求予題故題其說如此生尚勉旃

題戴教諭所藏翰墨

右翰墨一卷德清教諭所藏自黄華老人至饒介之凡八首雖行筆結字人人不同然各有一種風韻若考其詞氣則其人襟度亦可知學者之於前輩當如是求之乃有益不泥其迹而已也

題對雨詩後

右對雨詩幷序皆當時之傑作也文明之盛賢才之多意氣之諧合情性之和平於此可見矣然是詩也為郊祀致齋喜雨而作而是歲實大穰米價減常年三倍百

姓給足田野頌歌皇上至誠格天而民受其福又可見也千百年之後覩是詩者必將起敬起慕有不可及之嘆豈尋常賦詠之可比哉

題王修撰先世翰墨卷後

右元淮東宣慰副使致仕王公止善史傳一通及諸公過其墓下感物興懷唱和詩與其所往來書翰共十一紙翰林修撰王君孟堅所藏也葢宣慰孟堅之曾祖書所稱仲楚長司則其祖紹興經歴君惟勤大使惟政内

舍則其伯父父也王氏故儒家學聖賢之道故宣慰公自廬州録事判官五轉而至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多有善政及人良吏之傳無愧於古其没既久猶使人哀慕至託興於梅花而歌詠之此何異於召伯之甘棠也哉公所立如此公之子孫二人皆表表為當世名士非公之德足以善其後而子孫又能善法之者歟則此卷者王氏三世之美在焉宜孟堅之珍惜不忘也昔者孔子嘗以文獻不足而深惜於杞宋彼皆聖人之後文

獻不足猶無徵於後世況夫所謂故家世族者乎此蓋王氏文獻之足徵者也然則欲知其世德之盛者視此可知矣而王氏之子孫視之尚思所以承籍而無愧焉可也孟堅賢而有文以病告歸會稽出此卷求予言予故題其後如此

題劉子欽唱和卷後

右尊經閣中秋唱和詩若干首自考試官而下凡八人其三人予同郡而周公崇述劉公子欽則予同年進士

同為翰林庶吉士讀書祕閣者也劉公為刑部主事轉徙遠外數十年始復與周公會於此而正當盛時逢令節文字之暇舉酒而賦之其樂可勝道哉夫樂必得其人得其地得其時斯樂矣不然不樂也科舉取士進退皆決於主司而朱卷襍陳可喜者常少恒慮或失之非學優識明往往有所不暇豈能從容於詩酒之樂哉常見歐陽文忠公與梅聖俞貢院唱和詩多至百餘首而嘆其學識之超卓故於是非進退一見即了不足以悃

其心是以能樂如此今觀諸公之作亦可以繼前輩無疑矣劉公今以年老致仕去江村林屋之下時展而觀之離合盛衰之際其亦有可感也夫昔予從諸公時年最少今亦老且病矣思復相從於觴詠之末有不可得因覽是卷為之慨然

題趙松雪墨蹟

昔賢論書貴人品高蓋其胷次闓爽興趣豪邁縱筆揮洒姿態横生非拘拘摹擬者所能及嘗聞長老言松雪

翁在元時風神最清秀似非塵土中人故其書特高妙至於為詩雄渾頓挫深得杜子美家法當時諸公少能及之此紙乃學士曾公所藏松雪書杜詩任意自然而極温潤可寶愛令人不忍去手深有不可及之嘆反復數四因題而歸之

跋廖氏龍溪書院請牒後

右龍溪書院請牒乃宋景定五年所行時魁龍先生以進士居家故請任職古者朴作教刑盖所以警其不善

而使歸於善也此司糾之職亦古之遺意也歟今制惟國子監有監丞以繩愆糾謬為職而郡縣學皆無之其待士也厚矣豈皆以善人待之以為無俟於繩糾也歟則為士者其可不自善其身也哉

跋解學士草書

宋秘書郎黄長睿伯思論張長史書云雄隠軒舉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騖而不離繩矩之内信知言也予觀前翰林學士解先生書蓋合乎此矣先生未顯時已用能

書得名及入翰林書名益大顯非特其文章之妙也予初為庶吉士時見下筆作草書運勢翩翩如鸞鵠翥蛟龍變化奇險神怪不可名狀然清麗遒勁自然合作信得長史家法也當時公卿大夫以至甲胄之士市井之人莫不仰慕每休暇之日持紙素來求者足相踵於其門先生隨宜應之得之者不啻若南金拱璧故散在人間尤多其後棄遺零落者亦不少矣羅宏秀才甚好書得此紙凡二十餘字雖微乏飄逸之氣然雄渾沈著

意度凝重足可愛玩無疑予甞欲學草書謂可以馳騁筆墨娱適情性每病拘縶未能也今觀此紙殊用慨然且欲勉宏使無後時之嘆故書于下方云

跋慈溪陳氏族譜後

慈溪陳氏葢其邑之望也予始友侍講敬宗愛其文蔚而行莊固信其出之有本矣及識其從兄上元令渙清修而和厚則於是而尤信及得侍講君之父德輿公之墓文讀之葢與古之所謂循良吏者何異而後益信夫

前之所積者厚則後之所發者固當表然而愈偉矣然尤恨不見其譜系之全而考其世澤之盛於今乃得見之其文獻有足徵者蓋其盛如此也予觀松栢之材所以大百圍歷千歲拂日月而干雲霓者豈一日之養哉其他萌蘖而悴拱把而夭者亦非偶然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自然之理矣故夫傳世之有長短者由善之所積者有厚薄也豈虛論哉昔之人忽焉而赫奕俄焉而消歇輕裘肥馬腴田甲第不能以終其身或僅一再傳

而失之者有矣其有事詩書行仁義退然自重若不足以自振者而其後人乃愈久而愈盛其得失可知矣陳氏子孫荷前人數遺之澤而益勉夫詩書仁義之訓則其後之所發者豈不益昌大矣乎予與侍講君相好最深因觀此譜而為之言如此蓋欲以勉其子孫於無窮也

書方寸地說後

予往年家居時有田數十畝在城西郭外為學之暇則

秉耒以耕田旁蕭道載慱識之士也過予相告曰昔樊遲請學稼夫子自謂不如老農吾老農也敢告子昔吾鄰有二人皆治田其一賈人也而用力甚勤當春而耕既耕而燔之夫當春而耕則治田固弗豫也既耕而燔之則非吾土之所宜也種而蒔蒔而即耘蜷曲其根而提摳其本幸而向榮也壅之或太過灌之或太深反有以傷其氣而田利損矣其一隸人也而用力甚簡當春而耕耕而蒔蒔而一耘之即去不復顧曰吾田沃而種

美治如是足矣或潦焉或涸焉螟螣害之蒐稗蔵之而田益蕪矣於是二人皆咎田以為不足治卒皆復其業吾治田則不然先冬而耕使受霜雪旣春而其土釋釋矣及時而種則其種已先擇矣蒔焉而不傷其根耘焉而不害其本糞之適多寡之宜溉之視淺深之節不亟焉不徐焉去其所宜去施其所宜施優游以待其成而後斂焉故吾入常倍夫田生物者也二人用力雖不同然皆失之而獨吾得焉子唯吾視予從之連歲果大獲

既而思之非獨治田也凡人之治心養性亦如是而已彼勤而害其田者非此之好奇喜新貪利務速而過夫中道者乎彼簡而蕪其田者非此之偷惰苟且恃常習故而不及夫中道者乎若蕭之言庶能豫養慎防順理而適中以盡其全體大用者也其言田事而有契於予心予識之久矣予友段時舉以豫章揭先生所為方寸地說示予蓋先生以遺其祖篤修公而以喻夫心者也其言治心治田闢合反復篤修公以時治之時舉今大

獲矣而又將加治焉以遺其子孫故於先生之言有取也然予之所聞似若可補先生之未備者因録以遺之使擇焉

書林氏族譜後

林氏於閩為大姓其居侯官之水西者則自後周奉節令文蔚始於今若干世子孫最為繁昌衣冠文物之盛非他族能比譜作於充萬而續於正行為卷三其目凡六所以明世系昭先德垂儀範盛矣哉其用心也嗚呼

昔之所謂名宗華冑者多矣其簪組蟬聯門地赫奕誠有可尊可慕者然興盛未幾而敗亡隨之何哉蓋詩書德義之習勝此前之所以興放辟邪侈之行熟此後之所以敗也今林氏之能久而益盛者豈非以所興者在而所敗者缺歟故古之人論所以能久者莫大於立德而立功立言次之蓋君子之期於後者非一世也誠使皆務德焉則所以封植者厚雖百世無窮矣正行為吾郡推官文行政事大有聲於時郡人之所甚敬服者其

足以光前裕後也審矣林氏之傳未艾也因其考績來京師示予此譜故題其後如此云

書尹原昌傳後

予覯尹原昌傳載原昌篤志學道勵古人之業有招之仕者則應之曰我學未至也卒不顯以死蓋未甞不廢卷而嘆曰嗟乎此原昌之所以為賢也夫樂仕進之榮名厭閭里之畀賤喜粱肉之甘惡藜藿之鄙者人之常情也故有不量其學之所至而汲汲焉以求其欲去其

惡者今原昌乃一與乎是斯非所謂賢者歟古之人所以為學者非有異於人也先之以格物致知加之以誠意正心然後其身無不修身既修矣則施於家而家齊施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得其平此無他治已之功至故足以治人蓋未有已之不治而能治夫人也古之學者如此後之學者或不然略其所以自治而急於務外故身有不修家有不齊卒之無所施而可者此豈有他哉學之未至安求其施之可耶此孔子所以

悅漆雕開而孟子所以惡夫盆成括也雖然此特論夫爲政者耳至於教則又有甚焉蓋政出於已已之所施或小且近雖爲害將不及於遠若夫教則以已之所學者傳於人而人又將以施於天下苟有未至則爲害可勝言哉孫卿明王道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特激於其高談異論耳則夫非卿者所宜尤慎也然則有如原昌退然自克而不苟於進者其賢於常人蓋遠哉原昌孝於親友於兄弟交朋友而信處鄉族而和其本庶乎立

矣推而用之其功效必有可稱者然竟未試而卒此君子所以惜之也世之人好以顯晦論賢否故或有慊於原昌然有聞而窮無聞而通其於得失君子蓋自有辯故原昌雖未顯而予有以信其賢矣因覽其傳題於後如此與知者觀焉

題孫中鼎映雪後

右廬陵孫中鼎映雪軒記序四首前一首艾潛虛先生作直生也後不得見先生而聞名久矣後三首則解金

二先生作直皆得從游三先生之作雖命意遣辭各不同然中鼎之苦心篤學於此可見矣中鼎名軒蓋取之孫康康嘗為御史大夫而功業不甚顯獨以映雪聞後世今中鼎雖未仕得三先生之文而名亦與康並傳則仕不仕何足計哉解先生所作記非先生書其書乃先生記及其所作序乃出一手侍郎周公云是親書間有鍾元常筆勢然與先生後來所書大異如出兩人當是書法與年俱進而極於妙也人之為學大抵如是特患

怠而止耳周公來北京出示此卷乃為題數語使歸之孫氏而謹藏之

司馬温公家訓後

家訓一通温國文正公司馬先生作公之道德功業百世之望也其言之存皆足以示法天下豈特此訓可遺子孫哉然誦其言則必深究其義乃能有得於心而可以善後不然亦徒然而已積金以遺子孫將使之足於用而不肖者恃此以自豪廢禮冒法卒以危其身而敗

其家則金之害也書以載聖人之道修己治人之本在焉苟積書而不讀則亦豈能有益哉故積書雖賢於積金而子孫之致力於書則不可必惟有德者斯能獲乎天而昌大其子孫此公之所務也德原於天而莫大於仁義仁義充於身而以及人雖不求人知而亦不責其報然天則知而佑之矣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天之可必蓋如此由是而知公之言信乎其可法也然竊思之積德雖可獲乎天而昌其子孫亦貴乎子孫之善

繼恃前人之德而不務德以繼之而欲取必於天亦難矣欒武子之德晉人思之如甘棠之思召公其子黶以汰虐承之及武子之施沒而黶之惡彰故盈受其禍以覆其宗前人之德不可恃而不可不繼必欲繼之讀書明善其本也茍積之不倦而繼之無已則獲乎天有窮哉清江陳君秉剛與予同年取進士令為令晉江人有染絲織公此訓以傳世君得而寶之蓋亦欲積德以裕後也持來京師求予題予故題其說以勉其為子孫者

跋香山九老圖後

唐白樂天香山九老會見慕於世久矣豈謂山水之華燕遊之適哉君子之仕以行道也而行道本於身既老且衰猶謂足以行道而不謬盖難矣於是奉身而退與故人賓客杖屨消揺觴詠以為樂安止足之分遠忝竊之譏高風雅度超軼絶塵且其所尚以齒不以官則又異乎齷齪之徒拘拘於外物以自高者於乎斯誠所謂樂天者歟當是時裴晉公亦退居于洛開緑野堂與樂

天輩娛意詩酒之間晉公用舍係朝廷輕重然亦以年至而去則非晉公比者可知君子之進退亦審於義而已矣蘇州同知邵侯信之持此卷求予題展玩數四為之慨然

題姚治中墓碣銘

永樂初予在館閣太宗文皇帝徵天下名儒修永樂大典擇郡縣學有文藝之士皆命執筆其間廷佐與焉予泰和尹先生實其師數為予言廷佐之賢予識之其後

去同知永平適車駕北征廷佐主給軍食深入塞地未嘗或後期上善之亟加獎賚當時廷佐之譽蓋籍籍後又同知鎮蠻改兗州皆有成績既滿吏部惜其才留為順天府治中食四品祿功益著名益顯嘗主豫備倉儲予見其所奏陳井井有條理自謂若大用之其功業當有大於此者深屬意廷佐而廷佐乃已矣豈不深可惜哉自古才猷之士人皆以遠大期之而卒不至於遠大如廷佐者多矣皆命也予雖惜廷佐其將如之何哉觀

魏先生所作為之悵然

題碩畫卷後

碩畫九條宗仙都王公所書蓋託古人之言以見已志而惜其不得有所為當是之時宋與金人和好已定奄然偷安於江左而無復雠之志士大夫為之痛心疾首仙都所以託此以自見蓋長嘆痛哭之意寓焉豈偶然肆筆適情者之比哉公之子魯齋先生表而出之傳至公之孫翰林典籍文英已六世而手澤尚新公之志猶

可想見也今翰林之子縣丞璡以予甞與翰林為同僚請為題其後玩閱數四為之慨然璡其永寶之哉

題東山遺藁後

東山遺藁一卷番陽戴仲才先生所著也先生學博而行端識高而才廣早辭徵辟雅好林泉當國朝文運大興氣化隆盛之日以其所蘊發為詞章本乎性情該乎物理不雕不斵出於自然有古詩人之遺意非世俗之好奇喜新競為纖巧以絢耀耳目者可比也予初與先

生之孫今湖廣參政弁相好繼又識德清教諭㗖而先生曾孫瑺又取進士入翰林從予游今去為南京吏部主事三人之丈學政事皆表然有名於世予固知必有以啟之者今於是卷因先生之言而察其所存蓋所謂隱君子也詩書之澤德誼之慶足以啟佑後人宜其諸孫之多賢也先生平昔所作甚富歲久散逸所遺者此而已瑺取刻諸梓以傳而或者以少為病夫春陽發舒萬物榮茂無不可愛然即一花一葉而觀之亦足以知

化工之妙蓋不必多也予於先生之詩亦云瑺求予題其後故題而歸之

題蕭于喬南歸序後

昔澹菴胡先生甞言畫莫難於寫真非寫形似之難寫心之精微為難斯言也予甞疑之盖心精微言且不能盡而況於畫乎孔子貌似陽虎苟寫其貌逸其名而並傳之抑孰有能知其心者況世之畫史得形似之真者尚少哉然則欲求其心術之微於摹寫之間豈不誠難

矣乎吾邑蕭于喬以寫真得名蓋自其父士信已然矣父子挾藝游公卿間諸公貴人爭致之凡所摹寫既得其形似又與其風神氣韻而盡得之誠可謂能矣然不特此可尚也昔士信來京師翰林庶吉士湯君流卒於官蓋士信所素厚者即買舟載其孥攜其骨歸葬焉及于喬來京師於凡物無所取日往來縉紳先生之門請銘其祖母與其母之墓汲汲以發揚先德為事士大夫皆善之若此者則其心之所存固異於常人遠矣于喬

嘗為予作小像凡識予者皆謂其似也因出翰林學士楊先生贈文求予言故為著其善如此使人知其父子不獨藝可尚也然于喬於予特寫形似而已予為于喬父子庶所謂寫其心者歟

題草澗卷後

草澗前漳州府學訓導胡宗華先生所自號也而予鄉先生監察御史陳公仲述為之說繼是有言者皆一時名人其論蓋備矣然觀先生之所自道以為草生於澗

幽遠而潤滋非若牛山之木可以久榮而無害是則隱者之意矣先生既以文學行誼出為世用而何取於此予意先生之言蓋有意而未發者古之君子以衆善自修而以芳草比之若滋蘭樹蕙畦留夷褋杜蘅之類是也潤在兩山之間蓋泉之始達其濟人澤物將大施於用先生之志蓋篤於為善以養育其德必使芳烈聞於人膏澤及於物而後已君子之學優而仕也固將以行其道若前之所云者蓋獨善非先生之志矣抑傳有之

曰澗溪沼沚之毛可以薦鬼神羞王公然則先生固宗廟朝廷所宜用也而止於一教官惜哉先生之子宜衡為中書舍人在館閣出此卷示予予故為題其後而發其所未發如此果足以見先生之志哉

題朱自明平反獄事卷後

漢于公為獄吏治獄多陰德觀於東海孝婦可以知其仁矣其子賴之卒以貴顯今觀朱自明初為掾池陽平反許氏寃獄活死者三十二人何其心之似于公也故

其孫暉遇聖朝為大夫天之報如此夫仁者天之道君子行仁斯足以得乎天孰謂天幽且遠哉今之為吏操不仁之心施不仁之事惟務朘剥以肥其家人之受寃抑而死者盖有矣彼惡知有天道哉其身不遂子孫之不振盖宜也於乎若自明者可得邪暉以此卷示予故題其後庶幾或有警云

題周氏譜後

吾泰和多故家爵譽周氏其一也其徙居廬陵敖城者

則自韶鳳始韶鳳十世孫子葛為邯鄲縣學訓導邯鄲俗不喜學每歲賓興無有名與薦書子葛乃選諸生數人與共臥起朝夕訓誨之不數年遂有以科舉入官者由是人始貴讀書稍稍向學既而子葛以憂去及起復為太平訓導始相接以其先世與予同邑特厚予於予子葛於予尚如此則其尊祖敬宗可知矣夫譜所以明尊卑篤倫誼者也於其祖之所出雖愈盛而愈分愈遠而愈不忘秩然有序懽然有恩不至如秦越之相視此

子葛作譜之意也此其尊祖敬宗之大者也抑予聞之故家大族之能久而盛者仁義以立其本詩書禮樂以維持之也子葛之所以承其先者善矣為之子孫其亦思務此者哉仁義之不修詩書之不習僭奪以亂其序乖爭以傷其和則於祖宗為辱矣子葛以譜求予言故為之說如此以勉其後人欲其相與砥礪維持於久也

題楊宗勗燕集圖後

右燕集二十八人蓋昔之同業于禁中皆當時之極選

也而直亦濫厠焉今三十年齒日以衰而學不加益太宗文皇帝之德不能有所報而鼎湖之駕遠矣此直所以愧感於無窮也賴宗勗諸公以文學政事顯聞於世直因得以盖其愆而亦何敢忘自勉哉不然後之人將有指而議者於乎可不懼乎

題給事劉孚所受制策

國朝治天下以賢才為本而所以求賢者莫重於進士之科既舉於鄉會試於禮部而又親策試於廷其所問

者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為士者非此道亦不敢以陳於上前蓋自洪武庚戌至於今凡二十三舉矣士之由是進者皆以為非常之遇莫不思有所樹立以自見於世列聖用之亦各因其才使得以行其所學治功之盛足以繼唐虞三代雖由上之德致之而科目得人之效亦可見矣始自庚戌連四科皆急於用人不及會試即命以官至乙丑始會試禮部而親策於廷迨今行之未改也然累科所發制策與其所對雖登科

有録傳之後世而當時奉大對者能珍藏策問以示子孫使知上之切於治理而必本於仁義道德如此者蓋甚少刑科給事中劉孚正統已未進士也能以所奉制策裝褫成軸思傳之方來而求直識一言孚蓋直同縣人而直主試禮部所取之士也前聖之道與推行之方蓋講之精矣承問而對裒然為名進士今列官近侍敬恭朝夕功業顯而名聞流於科目有耀矣後之來者由是以知上之意考夫下之所陳而究其所立則制策之

存豈徒為千載之榮觀蓋亦有所繫焉也然則孚奚可不勉於遠大哉

題李伯時桃源圖後

右桃源圖宋李伯時畫故少師楊公所藏公病時予往候之坐榻前公命為作傳俾後之人有可述者予謝不能公曰吾托子以不朽何可辭明日公命二子叔簡季柔持其所書事至吏部屬予既以閻立本所畫蕭翼賺蘭亭東坡先生所書李氏山房藏書記真蹟是日晚予

持二卷詣公曰鄙文不足以序述盛德然不敢辭二卷皆公所愛不敢受置公枕傍而出踰二三日公又命二子持二卷來加以手簡丁寧褥複予重違其意黽勉受之間一展視惟東坡真蹟乃故物立本則以伯時易之矣然伯時亦名筆足可寶愛卷中皆有楊氏圖書故題其後以見得之之故使後來者勿有所疑然自宋以來此畫凡幾易主今又自公傳之我矣不知他日將復歸何人得失奚足校哉姑聊以寓目而已

題造化經綸圖序後

丹山讀書處造化經綸圖序文一通餘姚趙撝謙先生為門人柴廣敬作心者其立言之要也凡理之具於心欲之害夫心與人之所以養心者當何如皆具著於篇先生之言古聖賢之言也而人知以是為訓者鮮矣廣敬服膺不忘所以為君子其在翰林已有名既與臨川王君時彥匡廬余君正安泰和湯君如川及予皆自庶吉士簡拔入内閣將顯用焉而如川先卒廣敬繼之交

游之士所以深爲嘆惜也其後正安官至侍講致仕歸亦卒今惟時彦與予在時彦年已七十爲禮部左侍郎予年亦六十八而忝職吏部心雖不敢放然才識猥下愧無以報萬一思得善養乎内而制乎外如廣敬者而請益焉不可得矣今觀是卷爲之泫然深悲廣敬之學如此而未施於用也然趙先生之言豈獨可施於廣敬哉凡柴氏之子孫皆當以此自勉故題其後以告焉

題徐鎡冠辭後

兵部侍郎徐公良玉冠其長子鎡賓既字之曰時用而為之辭京師士大夫喜良玉有賢子而欲其至於遠大也皆為詩文以勉之時用類次成卷因予子博士稹來北京復以求予言鎡基治田之器也有其田無其器不可也有其器無其時亦不可也故治田者必先備其器俟時至而用之然後可以成厥功此命名與字之意也抑又有說焉器取諸人時繫乎天二者皆得矣而已不能實用其力播種之不宜灌溉之不至芸耨之不勤是

所為鹵莽而耕而欲禾易長畝終善且有可得哉是故君子之欲有為已雖不能不資於人而亦不敢違天然必以理之在已者自勉德益修才益充則天佑之人歸之功業之建何所不至哉孔子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予以此告時用其意深矣豈獨治田為然哉時用勉之

題李祭酒與吳遵詩後

予邑吳遵領江西鄉薦入太學以俟會試於春官其才

敏其志篤讀書為文日夜不懈祭酒李先生以遠大期之而策勵益至遵奉命承教益思所以副其意及先生致事去遵倀倀然若失所怙恃先生賦七言律詩一章以勉之篤厚之意溢於言外夫太學之士不減二千人皆受先生之教於其去也而又勉之以詩者有幾顧獨厚於遵則其惓惓之意可知矣遵之圖報稱豈可以尋常比哉今之學於太學者其上取進士其次歷事於諸司加之勤慎皆可以致祿位躋顯榮然古之賢者受知

於人其所遇也厚則其報之也大不以祿位顯榮為足也必充其道德而後其聲光表然為望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曰此固某之所知遇而期待者也今果能不負其意不亦彼此俱榮哉由是言之遵於李先生當何如可知也予亦愛遵而期望之至因觀此詩故題下方以致意云

題龍眠山莊圖後

右龍眠山莊圖一卷宋李公麟伯時畫伯時舉進士入

官以博學好古有盛名其畫蓋取晉唐諸名家所善以為已有論者謂鞍馬過韓幹道釋追吳道元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瀟洒如王摩詰在宋當為第一手元符間歸老山中作此圖其景由建德館至垂雲沜十有六又道南溪得勝境之可賞者有四皆山水清秀竹樹茂美喧囂塵俗之所不到東坡先生為之記潁濱又為賦詠蓋妙絶一時人所寶愛不啻若拱璧夫景以畫而傳而畫則以人而重東坡先生高風大節百世之望也

凡詞翰之所責及者天下其誰不重之然則龍眠山莊豈獨賴畫而顯哉先生嘗言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寓意於物則物常為吾樂留意於物則物足以為吾病伯時之矻矻於此蓋留意之病也先生之文出於天縱以狀物適情如風發霆震欻然變化於俄頃之間於其所當止而止焉非所謂寓意於物者與今數百年龍眠山莊固在也其所經營締構不可得而見矣所可見者文章圖畫而已則文章圖畫固可以為不

朽之託哉雖然亦有時而蔽也特聊以寓意焉耳文選郎中龍士郁得此卷以求予言予因題其後而歸之

題梅花莊卷後

梅花莊詩文一卷故嘉興王君達道所遺也君之考好梅花環所居種之因名曰梅花莊有元諸名公為之題扁賦詩多矣因亂失之君又得中書左丞周伯温先生篆書三大字以啟士大夫之歌詠皆當時傑作渢渢乎其言也今太子少傅兼吏部侍郎俞公則君之外孫實

藏此卷愛重若拱璧持來京師不輕出示人以予為同僚也俾得誦之而識一言於後夫君子之於物其所好也必以類梅花清貞芳潔之物也必遇清貞芳潔之君子然後知好之又必有同其志者然後能同所好而傳之於久當元之季時興事殊名園廣囿高臺深池奇花異卉所以供翫賞娛耳目者忽焉漫滅而失其舊亦多矣王氏之梅花莊不幸亦遭變故而其盛美獨因文學以傳之不朽聖明在上文化大行聰明才俊之士寓意

於著述以歌頌太平此其時也則梅花莊詩文之作其聲將不益大而遠乎達道君於公為外祖公之子詰則君之彌甥也文學之懿志行之卓誠所謂有本者三嘆之餘因題而歸之俾藏焉

題胡氏旹榮樓記後

正統中燕山胡友初首出穀佐官賑濟朝廷旌為義民繼是有令下友初四子顒冢顒禮顒服繼之皆旌為義民錫以冠帶獨顒庸在太學不得與是舉乃以所業試

于有司中其選鄉邑皆以為榮名其樓曰皆榮樓榮辱於人大矣天下之人所好莫甚於榮所惡莫甚於辱至於奔走經營而避就之者以榮為可喜辱為可賤也然有求榮而弗得惡辱而反甚者不知避就之道焉耳胡氏父子兄弟不惜廩庾之資以佐官又勤詩書之業以效用榮名茂實過人遠矣豈非求之有道哉今復見斯樓則胡氏所立益大尚益篤於仁義則所以為榮者將百世有耀矣

題鍾紹京墨蹟後

右五帝靈飛六甲經唐鍾紹京書玉真觀道藏遺文也紹京元常十世孫居贛之灨江即今之興國縣唐武后時紹京為司農録事以善書直鳳閣諸宫殿明堂署及九鼎銘皆其筆中宗景龍中為苑總監居苑中景雲元年韋庶人淫亂事覺懼誅與安樂公主等謀於餠餤中進毒弑帝將行武后故事以主為皇太女玄宗時為臨淄王與劉幽求及紹京等議舉兵清内難六月庚子晡

時玄宗率幽求等入紹京廨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勉以忘身徇國紹京乃出拜玄宗執其手與坐而果毅葛福順李仙鳧皆至請號乃命福順攻玄德門仙鳧攻白獸門會淩烟閣前即大譟玄宗勒兵玄武門外紹京率丁匠户奴二百人執斧鋸以從三皷闘譟聲即斬關入誅韋庶人安樂公主及諸韋之用事者是夜拜紹京中書侍郎叅知機務明日進中書令越國公紹京既當路肆意賞罰為衆所惡太常少卿薛稷諷使讓官入言

於睿宗曰紹京出自胥徒素無才德一旦超居元宰失
聖朝具瞻之美帝遂從其讓出刺彭州玄宗即位入為
户部尚書改太子詹事姚崇惡之以怨望貶果州刺史
又坐事貶懐恩尉再遷温州别駕開元十五年入朝見
帝而泣帝惻然念舊功授太子右諭德久之遷少詹事
年踰八十卒於官此經開元廿六年為玉真公主書時
紹京已老而其所書猶清潤遒美如此則於其壯可知
永徽以來薛稷亦以書名而武后於諸題署皆命紹京

豈以其愈於稷邪惜見道不明執徳不固始謀討賊而中悔非其妻見幾明決已不免於禍薛稷之譖皆所自致豈亦以藝相軋娼嫉至此邪晚年連蹇失志遂復依玉真俯首就役固知君子當務道德為本玉真死於寶應其後屢遭變故經亦流落忘失其半世人好營寺觀寫經造像以資福不知彼且不能自保安能有益於人茲非以字畫傳則亦化為飛塵無疑矣用此足為愚者之砭也此卷前所標題乃宋徽宗御書既入内府復落

民間卷中有史德珪處厚圖書意是史相家舊物然竟無可考後又入宜興吳氏吳氏有景春者名埜嘗爲泰和令罷歸求予作族譜序用是爲贄予喜而受之欲以示後人夫愛其書而不可不知其人因述大槩與予之所感者于後自開元至今八百餘年其得失非一紹京徒以翰墨之善人猶念之不忘況道明德立之君子固當百世師也觀者可以鑒矣

題率更墨蹟後

率更以正書得名險勁瘦硬自成一家評者謂得羲獻之法自羊欣薄紹之已後無敵者晚年筆力益剛勁而意態精密今觀此幅與正書得名險勁瘦硬自成一家評者無異豈其晚年書與太常少卿沈民望審定為率更書民望以書名當世所見前賢墨蹟最多其言可信惜予老眊不能識辨因題識以與李子裀使知寶玩而謹藏之

題鮮于墨蹟卷首

唐李太白所作蜀道難一篇元鮮于伯機書伯機名樞漁陽人官至太常寺典簿善行草書酒酣縱筆奇態横生趙文敏公極推重之此卷蓋其醉筆氣勢驁放似欲與太白之作相雄髙不知公意以為如何然亦非庸常所及誠可寳愛予得之刑部主事姑蘇鄒順因寄與李子稠讀書之暇時一展玩亦足以發臨池之髙興也

題諸公詞翰卷首

此卷翰墨皆當世名公所書皆當寳愛而李公之文王

公周公之詩尤足寶愛蓋序文典重有法可以垂世二詩之雄奇清俊可繼古人而王公之草書尤豪放典則今無及者况李公二公已仙去再不可得矣豈非尤當寶愛乎故題此數語於首寄與桐叔之前所寄回犀公翰墨及御書卷及予親書手卷兄弟皆宜同寶之若妄與人非令子也

題蕭氏族譜後

右萬安學堂蕭氏族譜其幾世孫監察御史孟常所作

也學堂去吾邑最近而蕭氏為大家與吾邑之人多有連相往來孟常為其邑庠生時其師又吾鄉先生彭叔介故予甞聞孟常之賢及其舉進士官京師與予相處者五六年觀孟常勤於事上信於交友不矯激不詭隨於是而信其賢間甞出示吾友楊之宜所為其父處士君墓誌銘言處士少時甞有志於學而多事不果為乃督孟常學以償其志故孟常遂顯於時予然後知孟常克有立者繄其父之賢也今年予與孟常皆以扈從留

北京又出此譜示予支分派别粲然可攷衣冠之盛盖久而不廢而其先家吉水之虎谿宗有諱璜者以工部尚書致仕徙居萬安至後可獨能廣家塾延良先生以教族人子弟詩書禮樂之習蔚然有足嘉者予又知處士父子之賢皆其前人之流風餘韻之所被及也又益知夫故家大族所以能久而不墜者非貲貨之殷阜材力之雄高可以致之其所以樹立而維持之者有道也蕭氏之世所以繼承者如此宜其久而益盛也使其後

世子孫益能勉於學以世其家則蕭氏之福詎有涯哉
孟常求予言故題于後而歸之以告其後之人

題凰岡蕭氏族譜後

凰岡蕭氏族譜序一通今少傅楊先生為諭德時為信立作也蕭氏居凰岡世以積善著聞其先世之老長予不得而識之游學校時始識信立於朋輩中最號惇厚其言行必依於禮予敬之而信其先世之有善不誣矣其後予出官京師信立亦充貢入太學久之得經歷人

謂蕭氏素積善而未有顯者宜信立之食其報未幾而信立卒人又謂天道佑善而於信立其爽如此豈其說不可信邪予謂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天道雖遠而難知然聖人之言則可信且所謂慶者豈必仕而後然邪子孫之福久而益盛非慶之長者乎後予以憂歸過凰岡見其比屋而居者如魚鱗皆蕭氏子孫而其人皆恂恂然無傲惰之氣乖爭淩犯之俗於是知蕭氏積善之慶固在於此豈問仕不仕哉信立為諸生年巳過

四十而未有子其心以為憂然予觀其行而知其必有後也今信立有子三人皆能讀父書而孟震遂被薦舉出為當塗訓導亦早讓朓朓有可喜者安知積善之報不於孟震見之哉孟震重楊先生之作既用冠其譜矣乃以其真蹟表為軸持以詣予曰生將常寘之座上思自勉於善道以不忝其先世與少傅公之言先生幸有以教之於乎予何以教孟震哉先儒有言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守是足以為賢子孫足以光前而裕後矣孟震

其無怠哉故題其説而歸之

題王以誠挽詩後

右王以誠挽詩一卷其子存性所輯録也王氏家世業儒而以誠獨以法律進身始為捕盜吏而能捕斬劇賊三十六人以勞授本州千户所吏目方將益著其效於時而元運去矣遂棄官歸居栗湖之上悠然有以自樂而終為鄉人誣構以死此士大夫所以哀之而予亦深惜也嗟夫世之為吏者多矣有能盡心如吾以誠者乎

以誠以一吏而能不苟於事而致其效如此當喪亂之際使以誠得乘一障而盡力於其職其功效豈不益可觀哉乃終以閑退而死於誣罔豈非其不幸乎雖然君子病無聞於世而尤貴有傳於後以誠既有以自見矣而不幸以死士大夫猶哀惜之而見於言又有子如存性汲汲以顯白其親為事其視他人之勃焉而興忽焉而没泯然而無聞者其相去遠矣則以誠雖死奚憾哉存性求予言故題其後如此而歸之

題劉氏所録制詞後

右制詞五通鄉先生劉公崧子髙歴官所受祭文一通則太祖皇帝所自製以祭公者也公自洪武三年起家拜職方郎中六年九月陞北平按察副使至十年二月考績來京師即命復任未幾以忤權姦得罪上知其忠特免歸故里及權姦伏誅即召公為禮部侍郎則十三年二月初一日也五月七日又以人神有變命致仕明年二月復起為國子司業不數日終于位上深悼之特

遣內臣致祭十四年六月也公在位十餘年而以德行文學受知於上雖屢起屢仆而寵眷不衰觀之誥勑祭文則公獲乎上上之所以待遇公者其恩禮優厚光榮始終可知矣好賢重士之意漢唐之君不過也直先祖尚書公先叔祖御史公皆與公有斯文之契盖公之大父實王氏出故相好特深此卷則先考尚書公所錄其稱姻家生者以此錄之年月不書疑洪武十七年盖先公為工部主事以先祖喪制居家書必在此時卷後有

海桑陳先生跋語乃十八年正月書足可考証其稱士鴻者公之子直時方幼穉不及識今六十四年直亦年七十矣公之孫舉明經來京師未即用將歸乃出此卷俾直識一言直念先世之好斯文之誼而於前人不能為役有不可已於言者故題其後歸其篤於自修務趾美前人則鄉黨姻族尚亦有耀哉

跋章繪副使先賢遺墨

人道之大莫大於尊祖敬宗而婚姻之事尤人道之大

者卷中李氏家祭集序江氏祖墓記皆拳拳於墳墓祭埽君子之不忘其先如此誠足以垂世勵俗鄧文原既有召命且欲為其女畢姻而後行豈非男女以時為大乎然且委曲不違乎禮婚姻豈可苟也哉此卷書翰凡七幅皆可寶愛其中乙巳春一幅遺戒子孫以修寺事有晦庵先生圖書不知其所謂也學者於前賢遺墨有可觀法者皆當寶之况有其名識者乎章氏子孫尚珍惜焉

題舊贈曾處士詩

泰和北門有處士曰曾君子亮平生非聖賢書不讀非端人正士不交非嘉言善行未嘗一出諸口予嘗與之遊及仕而歸而處士仙逝久矣因憶昔年恍然如夢乃題舊作於畫像之端言雖不多庶幾似其為人詩曰要路豪門懶曳裾老懐仍與利名疎閑尋物外遊仙籙細閲人間教子書累世衣冠存舊澤百年桑梓遂安居知君最愛東籬菊有酒無煩折簡呼

書祖母李夫人遺事

嗚呼我祖母李夫人之德之在王氏者非獨保養直兄弟使得祀其先雖祖宗亦賴之以克安於地下蓋有罔極之恩焉此直之所以惓惓不忘也是用書之以告于後嗣我先祖竹亭公初娶陳夫人陳夫人卒而以夫人繼我先妣歐陽夫人事之以孝敬協德一心以治其家故先祖及先考肇慶公皆不以家為累而得娛意於文章先祖卒之明年先妣夫人亦卒室無媵侍直兄弟皆

幼所恃以生者我祖母李夫人焉耳李夫人亦篤念之如所生飲食飢飽衣服厚薄風雨寒暑起居出入防其過備其不及慮其危而圖其安蓋未嘗頃刻忘于懷也逮五六歲使從曾先生仲章讀書嘗以懶廢業則咈然怒法然泣下曰讀書爾世業爾懶不學將甘為小人乎每宿戒先生俾清晨過家監督之入學愛之至期之遠唯恐其廢也然心雖勤而無外患及先考丁外艱以起復違期謫安慶同姓之親思奪其産業而我祖母夫人

始有大悲若不可容者初則誘以甘言欲迎養於家與其母同寢處夫人曰吾欲守吾弊廬撫吾幼孫爾雖能養吾不欲往也堅拒之乃免時族中有寡母被其誑惑竊取其券而盡鬻其產業卒流落以死其孫坐此遂飢寒不振然後人知吾祖母夫人之先見明決不可及也此計不行則竊賣吾高祖同產弟故基又謂吾旌表園乃其同業誘致羣不逞剖裂賤售之令各具鍬钁來治地有異言者擊殺焉夫人罵而前曰吾為王氏老寡婦

爾伯與兄在時爾不言有分地今乃與奴輩欲強奪之
我死葬此必先擊殺我則地可得我活地不可得也衆
聞言皆驚愕吐舌稍稍引而起去園得完九世祖葬中
寧人皆謂吉地縣豪彭氏父死謀葬處多出貲求售圖
富貴其子孫時先考在安慶直兄弟被訟繫藩省獄其
諸兄弟貪財賄議發中寧墓鬻之惟憚吾祖母夫人乃
數言墓地不吉故諸房無與者而謪戍伍乃三人今二
孫被訟禍又不可測曷若賣之夫人執不可叱使去最

後使愚懃者一人來曰衆議已定爾無子孫何敢沮時
直巳有子積夫人抱在膝聞之大罵曰今四大房子孫
同此祖宗三房欲責任自為之獨留吾一分吾子及孫
若不歸尚有此曾孫可為墳墓主必不效爾曹違天逆
理也寔積於地援杖欲擊之走乃止彭氏聞之亦大悟
不敢復求售而中寧墓存至今盖是時王氏既衰矣波
頹風靡之中獨賴我祖母一人其心厚於仁其行當於
義憸佞薄惡之徒無以施其巧以守我基業以保我兄

弟以寧我祖宗之體魄得庇佑其子孫否則根本蹷拔

枝葉殄瘁將淪喪澌盡豈復有今日哉是我祖母實有

大造於王氏非尋常女德之善可比也至於安貧守約

艱難困苦未甞有怨尤凡剪製織紝親戚鄰里皆宗之

其遺行之美不可以徧書獨書其大者如此俾我子孫

百世仰之而為女為婦者亦有所師法不陷於柔懦以

墮其家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吾祖母有

焉若泯没不傳則直之罪大矣故刻石祠下庶永永不

朽

跋金臺送別卷後

右金臺送別詩一卷予為序其首至德遵詩止作者幾人詩凡若干篇皆一時之傑也太宗皇帝稽古右文制作之盛自古罕比名其書曰永樂大典可見矣故天下能書如子源者皆與執筆其用人之盛亦可見矣書成皆命以官皆得効用又何其人才之多也此卷所書蓋鄉郡人皆修書而得官者其他列名者尤多文章翰墨

皆足進身非苟得也子源賢孫直以明經取進士官翰林喜其祖由館閣發身之官之日送者皆名賢足以為榮觀會稡此卷求予識一言噫此前人先友記之義也子孫保之開卷爛然足以表前代交遊之美文獻足徵可考不誣故題而歸之

抑菴文後集卷三十六